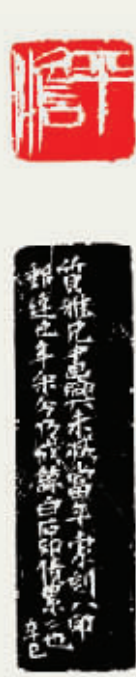




白文“大利连年”，用刀犀利，读来大气磅礴。



闲章长款，记事言情，赏印乎？读文也。



穷款，佳石。饰以精美寓意，拓出欣赏，颇为雅观。



白文“人长寿”句吉，钮精，刻佳。所谓集三美于一印。

寄萍堂中 书古篆今 ——北堂旧藏齐白石印赏析

文/王文甫(旅美收藏家)

沉积着近一个世纪岁月的渗润，展示在我们面前那一方方北堂旧藏白石老人的原印，还是那么鲜活地散发着其艺术的震撼力。无论是大疏大密的章法，还是铁笔横戈的行刀，缩龙成寸，老人将其诗、书、画所含的大智慧汇集于寸方之间，读来使人永有耳目一新的感触……

沪上“北堂”，是上世纪西安书香望族后裔，二三十年代成功的民国鉴藏家、词人陆质雅（1883—1964）的堂号。载着三代书画金石之好的传承，陆氏自十八岁离开西安，到1946年定居上海，其传记载：在陆氏四十岁左右以沪为中心，行迹遍及江南，而被称为“少年白头”的不惑之年，行商春风得意之际，请白石老人刻了大批自用印和闲章，大多为老人篆刻最为成熟时期的作品。

老人一生刻印颇多，据其自谓，多时两年得石五百方，少时两年亦得二百方，其一生治印总数应在七千方以上。但通过这么多年的洗礼，目前存世之品应略过千件，除去国家之原石珍藏，民间之存石，应该不足千件。而“北堂”之藏，这批被称为“积年珠玑”的原石，以其石章材质之精绝，印文遣辞之奇趣；作品种类之特殊，完整地体现了齐氏印艺之最高境界，是无一同类藏品所可比拟的。作为饱读诗书的词人及富有的书画票友，北堂主人往往命题求刻。而老人对于“海上石癖五陵客”的客户，则更是操刀博发，多有得心应手之奇品相付，故有了我们至今还叹为观止的北堂藏石。

印坛出了个齐白石，使我们欣赏到近代印坛中的精彩篇章，在某种意义上讲，老人开创的齐派印风是完成了以个性化的章法、篆法来诠释字型、字体的新模式。刀法上则借用石质的特性（尤以青田石为佳）行刀自然流畅，以齐氏书法引于其间，印中见笔，以刀代笔，达到了印与其书法的高度统一，成就了齐氏风范。这种以个性为主来遣词布印的印风，与以往印人往往游离于字体之中，不敢雷池一步的印风对比是一种极大的突破和发展，而在印史上则是一种进步和升华。

白石老人刻印的最高追求是“务追险绝而复归平正”，这是对立的高度统一。印无论在篆法或，章法上的创新，最终目的是复归平正，所以老人印“中有大方”、“平淡天真”中显得最自然、最平实而无修饰的自然印风。读来有险有奇，更有平衡飘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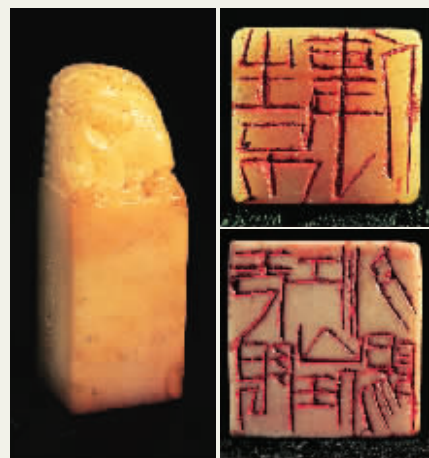
齐白石曾在1935年赴四川小住，当时他对画家陈子庄谈印谓“（治印）方法要简单，效果要最好”提升到审美高度就是“不著一字，尽得风流”，以少胜多的高度简练，读到陈子庄忆老

人刻印过程与我对老人近三十年的印学体会而理解的刻法完全吻合。他治印一手执刀，一手持石，先书文字于石上，然后先刻全部横笔，再侧转石头，用刀方向不变，再刻竖笔，最后笔划转折处略加修整。而我认为他也有补刀的，有些石中深刻应在原来的单刀线条中，有意加强线条以突出视觉效果。老人运刀，刀与石应有一定的角度，并冲刀横戈，笔划过石而自然爆裂；下光、上毛、转石竖笔则亦然。有些斜笔则视文字手法而异，下光上毛，也有下毛上光者。朱文刀法的手法亦为同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的边款，进刀亦按手势有一定角度，而非直刀入石是他的特征。纵观他的每方印，都能感到刀底波澜和石上风云，识者认为其印“愈丑愈妙，愈奇愈精，劲秀苍古兼而有之，可谓极篆刻之能事”。这些在北堂的藏印中借以品味，均可体会其神韵。

齐白石印章的公私收藏目前分为几个方面，除北京画院、北京艺术博物馆、荣宝斋等多藏有齐翁手刻原石外，北京文物商店也有秦公鉴定的手拓印谱问世，收印50方。

在上海，出乎人们的意料，也有许多齐刻印迷，收集了有一定规模的齐刻原石，上海文物商店、古籍书店、朵云轩等均有收藏，其中朵云轩更在1981年和1995年手拓其藏印，凡46方和50方出版。本人藏有1995年本，1981年本仅见于著录，未见原稿，私人收藏中知名的以画家朱屺瞻为丰，数量达近百方之数，今大都为上海博物馆收藏。

海外藏家收藏以新加坡陈之初收藏较完整，目前已全部流入市场。美国纽约也有一藏家藏有一批粗石齐刻。台湾的一批齐翁早年自用印也已流入市场。而海外之藏又以北堂之齐刻最为精彩，可谓量多质精。她们将齐翁印艺的动人心魄之魂尽显于世，读来让人叹为观止。



白文“生不事人”、“无限江山任夕阳”均以奇特的章法，大胆的刀法为之，原石直观，行刀一气呵成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

老人信之，尊之。“天道酬勤”，白石横空出世。